

印度世界精神组织嘉年华会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至七日，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办的世界精神组织的嘉年华会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表演，受到来宾们的欢迎，主办单位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奖牌并献上哈达致敬。

艾哈迈达巴德是印度第七大城市，有着著名景点阿布山。此次盛会在阿布山下的大型庄园内举行，数千位来自印度与世界各地的博士、医生、公司总裁及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参加。

嘉年华会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的壮美乐音中开幕，大会主席致词时说：“谢谢天国乐团，这些来自天国的使者们，带给了我们神圣的讯息。”

印度法轮功学员向来



天国乐团在印度阿布山下演奏 右图：主办单位向天国乐团代表颁发奖牌并献上哈达

宾介绍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上亿人通过修炼达到了身心健康。他们并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来宾们表示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不可思议，纷纷签名表示反对活摘器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在第二天的大会中，天国乐团成员上台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气氛充满了整个会议厅。与会者对学炼法轮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位年长的博士急切地询问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等相关著作。闭幕式当天，大会秘书长特地向天国乐团成员致谢，并用英语说“法轮大法好”，他还说：“任何人都不应暴力迫害善良和平的好人，邪恶不久就会走到尽头。”◇

澳洲最大英文媒体揭大批患者去中国换器官

（明慧记者夏纯清墨尔本报导）近日，墨尔本一位肾脏外科医生在接受澳洲传媒巨擘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 Media）记者采访中提到，他的病人成团大批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死刑犯人数，间接印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暴行。

费尔法克斯媒体旗下的墨尔本《时代报》和《悉尼晨锋报》，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刊登了署名记者赛亚的文章，文章说全澳大约有一千六百名病人在等待器官捐赠者，但捐赠者的数量远远不够，在二零一零年，每一百万人口中只有 13.8 人捐献。

澳洲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四年，当患者苦苦等待器官的时

候，“在中国可以很快找到匹配器官”的说法在患者的圈子里流传着。

费尔法克斯媒体记者询问古德曼医生有关器官移植旅行的事，是否有过肾透析患者突然消失，两个星期后再次出现，躯干上多了一道疤痕？

“很多次，”古德曼医生说，“大约五年前，他们集体去了中国，回来后带着移植好的新肾脏。据说，捐献者是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而且血液和组织类型早已经匹配了。”“我强烈反对器官移植旅行，”古德曼医生说，“这对捐献者是一种侮辱。”

中共每年处死的犯人在两千到三千人，而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二零零五年中国有两万个器官移植手术；二零零八年中国肾移植累计八万

六千八百例，肝移植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例，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

澳洲《新闻周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了评论文章《中国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被强制摘取器官’。”“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说：“任何情况下，病人都不应接受这样的器官，因为这违反基本道德良知，是反人性的。”◇

走出怨恨 迎来崭新人生

【明慧网】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就告诉我，要煮三餐，要伺候婆婆、小姑、小叔，她的要求我照单全收，但是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让婆婆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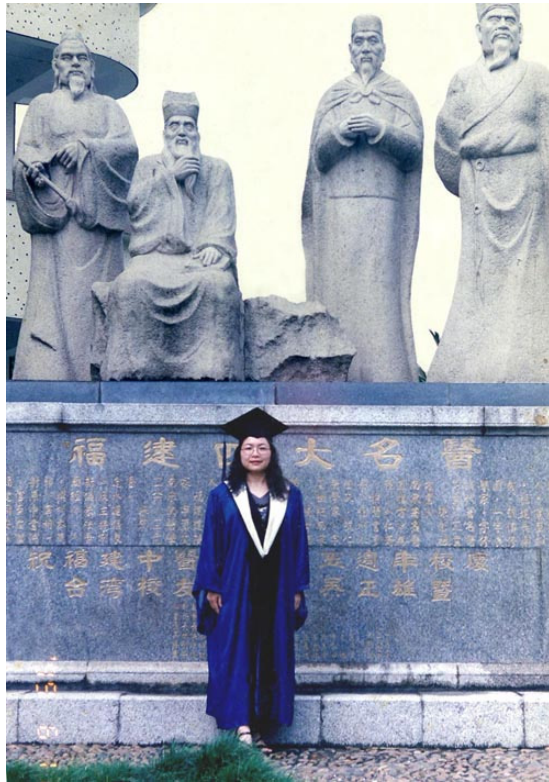
一天，丈夫的堂嫂来访，婆婆听到堂嫂的叫门声就冲进厨房，我正在洗碗，她一下把我推开，自己洗起碗来，等堂嫂走进厨房，婆婆就跟她说：“你看，我娶这个媳妇，饭也是我在煮、碗也得我来洗，她什么都不做！”

怀孕期间，我孕吐得很严重，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全身无力，无法正常做家务事，婆婆却对我大吼：“骗人没生过孩子啊！不要装了，赶快去煮饭！”

我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总是这么对待我，对她的怨恨与日俱增。婆婆是个烧香拜佛的人，对人却如此不善，我从心里反抗着她。

我母亲经营中药行，我对中药也很感兴趣。一九八九年，我有机会前往大陆学习中医学，此后十年的时光，我两地奔波，于一九九九年研究生毕业。

此后，我也跟母亲一样开店经营中药材。一天，顾客王小姐很热心地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转法轮》，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把书收下，但一直没有看。



台湾的杜鹃女士

直到有一天，我拿起《转法轮》阅读，这一看感到非常震惊，书中讲述的做好人的道理深奥又简明易懂，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正是我人生疑问的答案！我激动地打电话给王小姐，感叹世上竟然有这样一本书！

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由怨恨婆婆转而感谢她。做到这一点很难，我能做到，凭借的是法轮大法的力量。

我读到李洪志老师在《澳大利亚法会讲

法》中讲的：“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这时我对自己十分懊恼，因为婆婆还算不上是什么敌人，我竟然无法爱她，这怎么能行？

我试着去理解婆婆，看到她的一生确实受了很多苦，我开始怜惜她，从对她的善意理解中又生出了更多的宽容。另一方面，我开始感谢婆婆，当初正是因为她，我才在逆境中被激发出超常的毅力，在漫长的岁月里完成了医学教育，学得一技之长。

最后我发现，我已经原谅了婆婆，也解脱了自己。

如果没有大法，我还浸泡在怨恨里，自己都快成了跟婆婆一样的病态者，思维被气恨的情绪牵动着，十分痛苦。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做到“先他后我”、“先为别人着想”，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让我变得理智、包容。而我发现，所有对他人的善心善行，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遵循“真善忍”去修炼，我的智慧也不断被开启，对各种专业知识，包括医书里没有的、教授没教过的、临床没学到的，都有所领悟。法轮大法让我迎来了崭新的人生。（文/杜鹃）◇

炼法轮功一个月 尿毒症痊愈



【大陆来稿】二零一三年五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云南打工的刘重生（化名）忽然被腰痛折腾得死去活来，翻来滚去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支撑着病体回到湖南澧县老家。妻子和儿子急忙将他送到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尿毒症，高血压（200/100mmHg），双肾肿大，肾功能丧失，排尿困难。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透析。

刘重生陷入两难境地：俩口子靠打工挣钱，透析得花多少钱啊！签字住院吧，没钱；不签吧，人家不给治，怎么办呢？想到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的妻子，他挣扎着爬起来颤颤巍巍地走进医生办公室对妻子说：“咱回家吧，你带我炼法轮功。”

医生把他妻子拉到一旁说：“放弃治疗等于是等死，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妻子将医生的话告诉了丈夫，刘重生拔掉手上消炎的针头说：“走，咱回家。”

回到家，妻子安顿他躺下，放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给他听。听着听着刘重生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认真地跟着妻子学炼功法动作。刚开始，只能傍着床沿比划；第二天能站直身子炼了；第三天腰不那么痛了，也能吃东西了；到第十天左右，能正常排尿了；不到一个月，体重从入院时的一百二十斤增到一百五十多斤。

夫妻俩到医院去复查，检查结果：血压由入院时的200/100mmHg降到140/80mmHg，肾功能指标一切正常。

手捧报告书，刘重生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好”，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啧啧称奇，说：“炼法轮功一个月，尿毒症不治自愈。法轮功真神了！”◇

十佳教师遭遇的精神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洗脑是中共实行精神控制和迫害的专用手段。从历史上纳粹的“集中营”，到前苏联共产党克格勃的“精神病院”；从中共文革时的“牛棚”到今天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其迫害手段都是以精神虐杀为主。

以下是东北师大附中优秀教师李妍被洗脑班迫害的痛苦回忆：

“一次我被监视去卫生间，路上偶然间看见一位男法轮功学员被一群恶警暴打，我吓的不知所措，身后的恶警连推带搽地把我弄进卫生间。当我回到屋子里的时候，随后闯入几个男便衣，其中一个手拿着电棍冲过来，咆哮道：“刚才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你要说出去，活扒你的皮。”我不仅仅是看到了那一幕，以后我还时常在半夜里，听到男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惨叫声。

更可怕的是，男警会在我睡觉

时，突然进来掀开我的被子，说看你盖上被子在干啥？完全是黑社会、流氓嘴脸。在我被关押期间，多次被夜间突然闯入的恶警惊吓，精神异常紧张。从此，我每天都在极度的恐惧中煎熬着，一天比一天的可怕，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

吃饭，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那里由人把吃的送到我房间，恶警监视下每天必须全部吃完、吃干净。(在饭里下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是中共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摧残的主要手段。)到洗脑班没几天，我就开始出现昏睡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再后来又开始失忆，在我离开洗脑班的那天，已被迫害的面部严重脱相，目光呆滞，当亲人们终于认出我时，便一起抱着我失声痛哭……”

李妍，女，1987~1991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电子学专业，才学出众、品格高尚，大学毕业后被留

校任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四年后即被评为“长春市首届学科十佳教师”。就这样一位主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因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的一次次迫害，李



李妍--长春首届学科十佳教师

妍老师曾四次被非法关押、两次被抄家，时常被中共不法人员监视、恐吓、骚扰，可以说生活无一宁日。二零零三年，东北师大附中校长孙鹤娟、书记牛铁英以修炼法轮功为由剥夺了李妍继续教课资格，学生及家长非常不满，纷纷找学校询问因由。

二零零五年七月七日，牛铁英领着四个长春市“六一零”的便衣打手，如狼似虎的将正在图书馆工作的李妍老师绑架入警车，送至中共洗脑基地——长春市洗脑班封闭关押、强制洗脑迫害一个多月。◇

佳木斯监狱黑幕曝光 两警察被疑传信息遭绑架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据悉，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警察郑庆海、张明，被“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怀疑曾为法轮功学员传递信息，于今年九月二十五日遭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十月十二日早五点，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的桦南法轮功学员商锡平和宝清法轮功学员孟宪国也下落不明。

有消息说，此次迫害是黑龙江省“六一零”和省监狱管理局直接操控所为，目的是追查何人将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幕曝光出去的。

自二零一一年二月，法轮功学员秦月明、于云刚、刘传江相继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的真相被曝光，继而法轮功学员林泽华、张普贺被该监狱折磨致残的事件也浮出水面，家属聘请律师依法上告，中共监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引起邪党相关部门人员的极大恐慌。然而真相遮不住，所有参与迫害者都将面临天理和法律的清算。◇

延边州林管局政法委副书记张毅利恶行

【明慧网】吉林省延边州林管局政法委副书记、“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张毅利，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任延边州林管局政法委副书记、“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六一零”是江氏一伙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类似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非法组织)。

近四年来他办了多期封闭式洗脑班，参与迫害延边州林业系统的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多个资料点。对延边林业系统的法轮功学员的判刑，劳教，劫持到洗脑班，他都是始作俑者。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至九月十八日，延边州林管局政法委“六一零”恶徒，在延吉市救助站办了洗脑班(位于依兰镇境内)，绑架了州内林业系统的法轮功学员。这次共绑架了八位法轮功学员。有珲春林业局春化林场的王晓敏，八家子林业局的庞凤仙，仲伟君，王伟平，李英华，还有敦化林业局的王姓，张姓夫妻，大石头林业局的刘姓法轮功学员。

参与的恶徒有州林管局政法委张毅利，八家子林业局政法委“六一零”主任张文信，综治办的于丽娟，珲春林业局“六一零”姓荣的主任等人。还有恶人宋秀芹、尹正文，从外地洗脑班来的邵玲，刘双惠(音)。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家子林业局幼儿园教师孙庆菊因不放弃信仰，被洗脑班人员折磨得面目全非，手臂骨折，头部肿胀，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之后孙庆菊被非法判三年。

八家子法轮功学员老彭(约五十多岁妇女)由于邪悟者邵玲、吴美花等人对老彭实施捆绑迫害，快到中午

的时候老彭从二楼跳下，重伤送去医院检查，一个腰椎骨压碎之后进到下边部位的腰椎骨里永远瘫痪了。◇



张毅利

无愧良心 才能活得坦然

今年九月之前，罗马尼亚八十八岁的前典狱长亚力山德鲁·维西内斯库还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和政府配给的舒适公寓。

但他的好日子在九月初结束了：布加勒斯特的检察官宣布，他将因在共产党时期的暴政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审判，他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这是罗马尼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推翻并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之后，首次审理此类案件。

在他管控的监狱中勉强活下来的犯人们的记忆里，维西内斯库是一个残忍的施虐狂。前劳役营典狱长扬·菲乔也受到调查，并可能面临指控。

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的罪犯，终会被清算。

在中国，中共江泽民集团因为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不同于中共信奉的假恶斗，而发动了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共甚至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同时干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如今，迫害元凶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已在世界三十个国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欠债必还，这是上天制定的法则。上天也以种种途径向世人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并给人指出“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坦途。望追随中共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多思量。◇



当年酷刑折磨政治犯的 Ramnicu Sarat 监狱。①当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监狱服务的维西内斯库 ②88 岁面临审判的维西内斯库



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央视镜头显示，刘春玲是被打死的。①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 ②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被弹起 ③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回忆

【明慧网】我是一个全国知名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中共在死刑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以下是我亲眼所见。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科室领导派我去取一块人体组织，作为实验室切片用。我来到病房大楼一楼的房间，床上躺着一位约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从裸露的双下肢看，他身体非常健康、结实。我去时，见他的胸腹已被切开，肝、肾等器官已被取走，一位眼科医师正在取他的眼角膜。我向主刀医师要一块食道组织，当医师在他胸部切取时，我突然发现

他的左小腿在抽动，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是活体摘取器官。我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取下的食道组织放在纱布上，食道上有许多鲜血，软软的，还有一些温热。

这时外科医师抬起头来向周围的人嚷道：“还有没有要组织的，赶紧啊，我们要缝合伤口了……”我听旁边人说，男青年是个死刑犯。那场面、那架势，活像在屠宰场一样。

即便是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医师们拿着需要的器官陆续离开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所以多留了一会儿。我看到死刑犯的胸腹部切口被缝上后，主刀医师和助手离去。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走上前来，双手捧起手术床上的鲜血，“啪、啪”地往死刑犯的脸上撒，做成犯人被处死时鲜血喷溅在脸上的假相，另一名警察赶快对着犯人面部拍照。一切完成后，警察将尸体用厚橡胶布裹严实，放在手术室的墙角，待送火葬场。

后来听人说，许多医院都与法院套近乎、拉关系，就是为了开展这种私下交易，医院取得新鲜的器官用于移植、实验等，而法院也能从这样的交易中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这样的邪恶交易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大陆各大医院普遍发生着。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很难过，行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种对生命极不尊重的行为，令人何等悲哀！我们真应该深深地反思，不再与邪党为伍，重拾生命的尊严，重拾医者的仁心。◇



油画《活摘器官的罪恶》